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二月丙申朔知鄭州資政殿學士曾孝寬知成德軍政目在正月二十八日今從實録

丁酉三省言看詳財利舊法所乞廢罷坊州礬務令河東轉運司認還陝西坊礬課利詔遣奉議郎舒之翰同

逐路轉運司相度利害與戶部參酌立法看詳財利舊法所何日建

詔罷諸州軍通判奏舉改官從殿中侍御史孫升之請也升集乃無此章當檢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新知成都府李常卒是日都省吏蘇安静時惲許出職政目二月二日事又三月二十六日可考

戊戌龍圖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提舉靈仙觀孫覺卒

己亥見陷沒夏國人一百四十九以晋州進士邢逢原為本州文學賜袍笏兵馬使副都頭各賜衣帶其軍人

願依舊充軍者禁軍與近裏一般軍分職名廂軍歸舊軍分如不願充軍者放歸本貫弓箭手蕃捉生並依舊指揮職名敢勇効用百姓放歸本貫並給賜衣物裝錢有差先是永樂城失守逢原等為夏人所掠既遣使詣闕請罪至是具籍以歸元年七月八日四年六月九日十月二十六日并今年三月二日十八日當考邢逢原授官政日在八月十二日今從實錄詔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開修減水河　吏部言皇太妃遇明堂大禮合奏骨肉恩澤欲與舅傒倆班行緣皇太妃奏薦並依皇后

例而俱係於服紀無入官法詔比皇后奏小功緦麻女之子條補借職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曾肇蘇軾論俁偁但云是皇太妃親屬不云是舅也

禮部請諸陵修飭前一月申太常寺候差官告畢興工神臺諸殿及廊垣五十五工以下聽本陵擇日都監監視從之

庚子溪峒人田忠進知土毛州莫世忍等九十一人加檢校官有差

辛丑四方館使李授為引進使以再任樞密副承旨及

三年故有是命　詔諸王府翊善侍講記室參軍請前任俸者聽　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闊遠宜權罷修黄河從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朱光庭之言也實録云以燾及光庭言東北久旱河役動衆恐妨農事故降是詔今取二人言章全載之并附范純仁云云燾言臣訪聞東北旱氣闊遠至今麥未出壠歲事未有豐稔之漸恐詔聖憂臣竊慮河事大役人情勞怨調夫動衆妨奪農時其招災旱之由疑亦因此望聖慈詳酌權令住修河候秋熟日取旨如聖意以

為然伏乞批降指揮中書元定此月十二日興工若來日便得指揮猶未為晚貼黄如大臣有執奏即乞宣諭觀如此旱災不得不為憂也思省今來河事最是揺動衆心當此災旱又奪農時深為不便可且權罷大臣等亦宜憂國不可但狥偏見如賜允從即乞批降中旨仍傳宣催促或聖意不欲如此伏望批出臣此章令疾速施行更不覆奏亦乞傳宣催促此事須是陛下特為主張不惑外議庶可救東北傷農之患如降出此章此

貼黄乞留中又言臣恭聞宣諭已令放夫直俟豐熟日取旨者十餘萬生靈得蒙聖恩此為陛下盛德之事天下幸甚或恐執政大臣別作商量奏稟不盡放得十六萬夫十四萬差二萬雇伏乞傳宣催促盡令放散東流及故道見役兵工令盡撥併北流修復固護埽岸如向去緩急即如聖旨逐旋差急夫人自無怨伏望睿慈令中使丁寧傳宣須是於當日內馬遞行下敕旨即不為晚乞留宸念貼黄方今農作之時正藉人力況農家一歲之望

正在寒食前後今夫役以三月十二日興工一月了當人夫得歸已是三月下旬耕種違時當此久旱之際更重困民力罷去大役實慰羣情光庭言臣聞天人之應甚於影響人心和於下則天意得於上惟天愛人君之至每一舉動少違於理則必有應庶幾感悟轉災為祥易於反掌臣觀今日朝廷之上悉屏姦私田野之間悉去煩擾海寓乂安而干戈不用刑罰閱實而囹圄屢空而又二聖憂勤以至仁覆養天下宜乎順氣之應風雨

時若以致百穀豐登今或未然自冬涉春雨雪愆亢即今幾得二月中氣麥麰之望已可深憂何朝廷不思其所致之因也大凡天下之事不必為亦不必不為惟其當而已昨議修開大河北流天下之人皆謂北流就下不可强使之東更俟三二歲觀其水勢所向果有大過之勢因而導之豈不易哉朝廷審以為是遂權罷閉北流而水官元主議者殊不快所欲蓋所欲本在於僥倖朝廷美官若一切罷去則遂無事矣故猶為減水河之

策意在我之前議未為過失而又不得依舊廣占官吏
事權在手一從私意臣愚不肖觀古今治亂之階未有
不由任君子則治任小人則亂今修河一事只因用李
偉一小人去歲已嘗決堤口放漲水迄無成功徒使故
道益增高仰今朝廷不察李偉小人猶用之且減水河
開與不開殊無利害設若只留堤漲水大則勢須自過
何須更役人開濬哉訪聞開濬去處才開及三五尺已
是泥濘今若須要開及丈餘則數萬人於泥濘中勞苦

為無益之事有傷和氣可爲歎息今閘開減水河人夫尚使四萬又和雇二萬人并兵士應亦不下萬人大率計之共不下七八萬人以七八萬人爲無益之役古者一夫失所天猶應之今七八萬人矣致一路騷擾天豈不憫哉是以膏澤未降者竊意在此臣愚欲望朝廷罷李偉小人職事悉減修河司官放罷見役開減水河兵夫只委都水使者與本路監司並州縣官吏將見修護急切埽岸合役人夫一面循理施行如此則興事不妄

人情妥安上天之應必降膏澤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貼黄李偉輕佻小人向傾心事吴居厚殘害一路人民及聞朝廷將責居厚遂復百端暴揚其惡以免身過似此小人豈可付之修河大事又貼黄訪聞和雇人夫二萬人每人支官錢二百州縣名為和雇其實於等第人戸上配差除官錢外民間尚貼百錢方雇得一夫凡二萬夫公私之費大約幾六千貫如此枉費朝廷豈可不察惟速行罷止 容齋三筆 月三日

初范純仁既罷相知潁昌

聞朝廷復議修河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之情希功好進行險生事於聖明無事之朝則必妄説利害覬朝廷舉事以求爵賞朝廷若輕信其言則民不安矣國家之弊常必由斯臣不敢遠引古昔只以近事言之國家自仁宗以前天下無事百姓安樂雖有元昊背叛獨陜西應副不易未聞四方匱乏百姓有嗟嘆之聲也自王安石輕信小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承間妄作者紛

然矣又用兵之謀至於勸興靈武之役而生民被害衆矣且以先帝聖明舉動故欲詳審然小人利口欺誤執政而致執政復誤朝廷也其勸更法令者則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興靈武之師者復曰將為北人所并時不可失臣前在政府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東恐變改不定臣以前車之戒是以深畏其言故嘗屢有奏陳以謂百姓久勞方賴陛下安養不急之務不可遽興蒙陛下專遣范百禄趙君錫相度歸陳回

河之害甚明尋蒙宸斷宣諭大臣令速罷修河司臣頃
奉行詔旨深以復見堯舜知人安民為慶三兩月来却
聞孫村有溢岸水自然東行議者以謂可因水勢以成
大利朝廷遂捨向来范百禄趙君錫之議復興回河之
役臣觀今日舉動次第是用時不可失之説而欲竭力
必成臣吏不敢以難成及三五年間必有决溢為慮且
只以河水東流之後增添兩岸隄防鋪分大段數多逐
年防守之費所加數倍則財用之耗蠹與生民之勞擾

無有已時更望聖慈特降睿旨再下有司預約回河之後逐年兩岸埽鋪防捍工費比之今日所增幾何及逐年錢物於甚處出辦則利害灼然可見若利多害少尚覬徐圖茍利少害多尤宜安靜臣受陛下不次拔擢之恩雖養痾補外不敢自同衆人坐視成敗所以罔避僭越之愆而伸補報之萬一區區愚誠惟聖聰憐察疏奏主河議者不悅遂寢而不行後十餘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前日范純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體難從已鑒收矣

案鑿汝二字疑悞太皇太后曰純仁之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先是河上所科夫役許輸錢免夫縣令上下皆以為便純仁獨憂曰民力自此愈困矣或曰每歲差夫一丁費萬錢今以七千免一丁又免百姓往回奔走與執役之勞更不便乎純仁曰每歲差夫雖曰萬錢然攜以隨身者不過三千又得一丁就食于官是民間未嘗有所費也今免夫所出七千盡歸於官矣民又儼然坐食於家蓋力者身之所出錢者非民所有今捨其所無

民安得不病此一事富民不親執役者以為便窮民有力而無錢者非所便也又況差夫必計其的確合用之數縱使所差倍其所役則力愈衆民愈不勞矣今若出錢以免夫雖三分之夫工亦可以取其十分免夫錢其弊無由攷察又從來差夫不及五百里外今免夫錢無遠不届若遇掊克之吏則為民之害無甚於此行狀云賴昌府科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以為便已奏得請純仁曰此有錢而出力者之便有力而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不過五百里乃一概輸錢特在官者為上戶地爾復奏罷之

壬寅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録所講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别進　戶部言災傷處令佐能賑貸救濟人戶不致流移所推酬奬於熈寧勑係第五等於元祐勑係第四等即不分等第分數未盡立法之意請災傷五分以上與第五等七分以上與第四等從之

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瀆州軍令長吏祈禱　又詔南外丞司修河人夫及開濬京城壕雇夫並權罷十二三日蘇轍云云　太師文彥博言前通判同州趙亢所管沙苑

監馬數蕃息乞堂除有監處知州軍通判詔亢權知隴州

甲辰都水使者吴安持言州縣夫役舊法以人丁户口科差令元祐令自第一等至第五等皆以丁差不問貧富有偏輕之弊請除以次降殺使輕重得所外其或用丁口或用第等聽州縣從便從之

丙午門下後省請點檢進奏官文書稽失送本院事理重者送門下後省應决者從本省送開封府從之新無

丁未疎決四京府界諸縣繫囚除常赦所不原外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其後又詔疏決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繫囚從給事中范祖禹之言也祖禹言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疎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寃滯以傷和氣者非止於四京臣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

行指揮疾速結絶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寃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災異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又祖宗時遣使决獄或詔逐路監司疎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施行從祖禹言據舊錄仍增入祖禹全章并附梁燾云云御史中丞梁燾言臣伏見聖念閔雨申飭祈禱仁德動天宜有福應臣聞陰陽之道密與政通亦願敬修人事上應天心竊恐京邑之間下及四方郡縣留獄滯訟感傷和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差官點檢結絶其罪有可疑情非

巨蠹者並聽從輕決遣在京京畿差臺省官諸路委監司分行庶恩澤下究羣情感悅和氣上通以致嘉雨燾嘗奏事延和殿進疏言旱暵踰時宜廣德施惠以召和氣又乞用慶歷熙寧故事以旱罷免宰相修德應天進賢退不肖省刑宥罪無間踈遠寬賦薄斂以惠細民用銷災異太皇太后曰旱澇自是時數燾對曰陛下之言失矣人主當上畏天威以為警戒今陛下未有畏天之實乃曰時數此意恐不出聖心必出左右取悅之言上

惑聦明是深誤陛下也陛下愍物憂歲懼災省巳刻意至誠必有時雨之應若懷疑致惑歸之於數而不自責何以上當天心銷伏災變天去人咫尺應響如荅湯以六事祝山川言未已而雨宋景公有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陛下以母儀保佑官家親天下事至于言動便有史臣書載垂示萬世豈可不謹也願畏天之威順天之道從民心召和氣誠意如此何憂不雨也太皇太后是之

戊申翰林學士蘇轍言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偉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為河北生靈連歲災傷不宜輕有舉動乞陛下斷之於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北

邊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為二聖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為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黄河俟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黄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災旱皇皇之際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

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治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以為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理興工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工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為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洺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

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開減水河雖不開掘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淤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舍彼為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興大役雖傷財害民為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違法悖理決不可為而協力主張膠固為一去歲所罷

今歲復存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

而行之臣恐羣臣顧望有不為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盡黄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吴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納忠譏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

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羣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貼黄稱訪聞修河司承受内臣鄭居簡近為黄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虚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偉尚自貪禄怙權未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司見管職事即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絶又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略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

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令後審於興作

庚戌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國公文彦博為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彦博自言嘉祐中封潞國公經今三十餘年為是鄉國乞不改封從之尋詔學士院麻制内特不用守字以彦博甞正任

太師也不用守字在三月二日今并書

壬子太師文彦博乞免冊禮詔允所請　尚書省言承買場務三年為界滿前一年許自陳接續承買勘會無欠給帖有欠或不自陳即別名承買抵當家業最多人其次雖已業低小而願預納三年淨利錢者亦聽給若於法不應給已業抵當最多人無人投狀限六十日每經限滿准此從之新無

丙辰于闐國遣使貢方物　户部員外郎穆衍言六路

茶法通商久長稅錢無總數以較多寡之入租錢亦不見有無欠負請自今稅錢委逐州通判月終比較申州州歲終比較申轉運司於次年具一路總數申戶部租錢委轉運司歲終具理納大數申戶部如違慢許從發運司戶部奏劾從之

丁巳知陳州資政殿學士胡宗愈知成都府　詔知成都府廣桂州支賜全給不以任減政目二十二日事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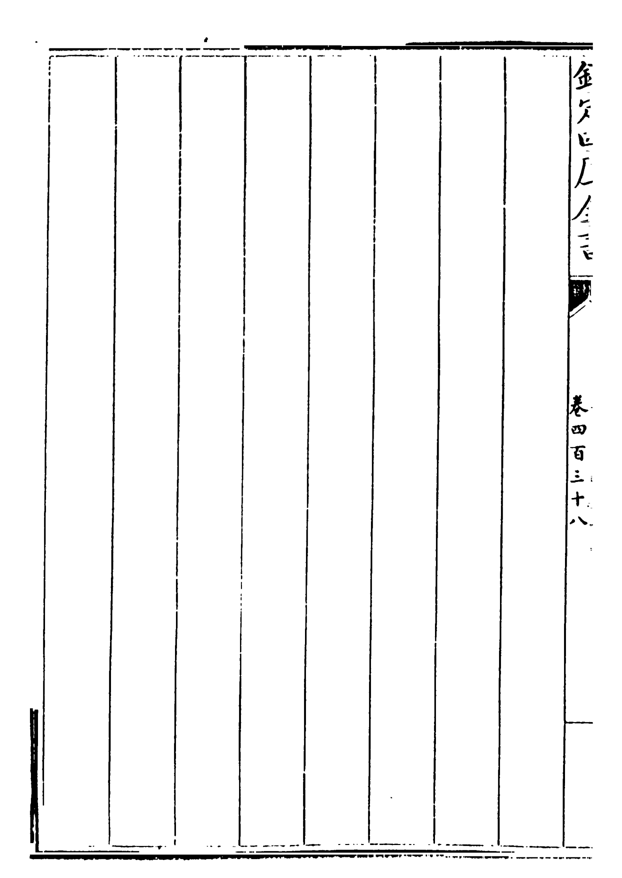
戊午詔府界路三萬貫以上課利場務二年併虧及監

官不職許令轉運提刑司別舉官

庚申步軍都虞候康州團練使和斌卒特贈寧州防禦使

壬戌太師文彦博乞免兩鎮節度使祇帶河東一鎮致仕從之

甲子詔即玉津園宴餞太師文彦博宰臣呂大防主之三省樞密院暨侍從官赴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輟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懿簡遺表常數外特官二人

丁卯詔賜故龍圖閣直學士孫覺家錢五百緡令所屬

給葬事及借官舍御史中丞梁燾為之請也必以經筵官故有此詔當考覺以二月三日卒梁燾為之請據燾奏議增入都水使者吳安持言大河信水向生請鳩工豫治所急舊録云雇夫漸修緊急工料新録改云鳩工豫治所急詔特發元豐庫封樁錢二十萬充雇夫范祖禹梁燾云云附此月六日政目云賜元豐封樁錢三十萬貫雇夫治河每夫錢二百文不得裁減詔昨東上閤門副使景思誼以永樂之圍縋城與夏人議和被執令送納陷沒人口而思誼未歸令鄜延路帥臣趙卨具事因移牒宥州二月四日此月十八日戶部言起支官員殿侍

大將軍選人將校請受添給不以則例限内申户部者杖一百并擅給歴及不俟分移歴到而收併者各徒二年從之起支請給舊無法禁故多重疊偽冒有已分移而他處全請已身亡而分移處猶請者故立是法

戊辰侍御史孫升言（密疏五年三月三日）臣伏見李偉吴安持自去歳興回河之議二人相與誣罔朝廷而安持詭譎多姦既已誑惑大臣不肯同任其責萬一僥倖其成則欲享其利敗事則將歸之建議者遂令李偉於去年八月

獨奏陳大河要切利害其略云今來大河已是分流即更不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今只得夫二萬於九月便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已畢因而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捞東流修完鋸牙當迤邐增進一埽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又云竊觀今日兩岸增進馬頭鋸牙其沙河堤水口自已通快顯有

全回之勢惟與都水使者吳安持曉夕講究見得上件利害灼然安持遣臣暫赴尚書省稟議伏望早賜宸斷即乞復置修河司其官屬諸般事件並依昨來已降條例施行所貴司存既正凡百悉有條理可以乘時建立大事李偉吳安持協比為此姦言朝廷遂以為信並依所奏施行令日考其奏請之言無一驗者而枉費財用民力已不可勝數遠近為之騷然上賴宗廟社稷之靈聖聽睿斷之果照察姦言一切放罷不然患害有不可

言者臣訪聞都水使者吳安持未罷河役之日既見其議漸伸聖聽已察物論喧然而安持知其姦言敗露端坐都城不往役所提舉乃於朝班中揚言云有司止是奉行朝旨而已乃知向日獨令李偉建議奏請陰持姦謀不肯同任其責明矣盖小人懷邪不顧朝廷利害不恤國家費用不愛生靈性命止在竊取名器憑藉事權以為私謀如前日罔上壞法為市易冒竊恩賞雖其父命且不聽從遺患公私至今未已欲其忘身徇國何可

得也有臣如此將安用之臣愚以為大河之議未有萬全之畫朝廷豈免北顧之憂則宜選擇諳知河事久曾經歷公忠誠實有守之人以為水官使之經營講究庶幾有補於今日如吳安持李偉利口輕儇按原本作和口輕壞文義未詳當是利口輕儇之訛今改正欺罔奏陳傳播中外姦言顯露罪惡難掩伏乞早賜指揮罷黜以協天下公議仍乞罷修河司候有定議别聽朝旨中外幸甚貼黄安持往提舉市易以不堪物貨於畿縣委官置場賒賣務欲抑配與人

遂奏請乞舉改官六人於是選人爭為誘脅違法抑配公私被害令提舉修河司又依前奏請改官六人造作事勢以為誘脅公論莫不怪駭況上件指揮止是白劄子不曾降敕吏部亦不關御史臺又貼黄吏部見待次改官者已及二百人來者未已舊制合舉改官之數猶當裁減都水使者乃復舉人改官顯屬無名而又吳安持昨奏請本以北京二股河口即目水勢東流順快乞舉選人改官張大事權以為誘脅令來東流之言既已

欺罔則改官指揮自合追改又貼黄前日上下蔽塞朝士大夫莫不以言回河為諱今日聖朝既察姦言公論方出議者以謂萬一閉塞北流未論河北生靈之患而天臺魚池埽必定汎決直注京都雖誅吏建議之人將何及矣訪聞去秋漲水未落增進馬頭鋸牙之時天臺以增埽人皆危之又貼黄吳安持揚言于朝中止有光禄卿范純禮與聞安持本與李偉協比欺罔及至敗露乃歸之朝廷聞者莫不切齒詔改官聽修河日施行餘

寢之升以三月三日上此奏三月八日降此詔令并於上奏日書之舊録于三月八日書殿中侍御史孫升言李偉吳安持興回河之議乞賜罷黜仍乞罷修河及追改許奏舉選人改官詔改官聽修河日施行餘寢之新録因舊録令既具載升疏即舊録不可用姑附注此升奏貼黃其家集乃無之此據元祐密疏增入光禄卿姓名蓋范純禮也十四日遷刑侍

已巳詔皇城使李許為西上閤門使毋為例以許帶御器械勾當皇城司三經大禮觧罷特恩故也　荆湖南路安撫鈐轄謝麟言處置部州管下作過蠻賊畢詔第其功為五等轉官減年磨勘支賜有差其差所部人獲

級更不推賞器械估價給直　詔在京告獲私乳香雖係杖以下罪其别理賞並以官錢借支不滿一斤五貫一斤十貫每一斤加十貫罪至徒者自依本條以戶部言私香盛行課額虧欠及杖以下不以官錢支賞無以勸緝捕之人故也新無

庚午御批高遵路妻曹氏乞女令羣妻髙氏歸俗除宗女及王舜封女歸俗體例外更有無似此體例亦無許陳乞歸俗法刑部勘會比之王氏遇赦數多欲依例放

逐便御批高遵路女令羣妻高氏先為犯罪落髮隸妙法院宗婦既無放歸俗條貫刑部因何定奪作遇赦數多欲依例放逐便無勘會王舜封女因父舜封奉使高麗有勞特恩放女歸俗係一時特旨難以為例其高遵路妻所請宜更不施行所有刑部定奪不當取勘聞奏御集五年三月五日八月八日罰金

辛未皇城使向綽右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朱伯材並帶御器械仍以綽勾當皇城司　龍圖閣直學士

中大夫吏部侍郎蔡延慶卒賜錢三百緡仍令所屬候葬日量事應副給事中范祖禹等為之請也　祖禹又言中書録黄尚書省送到元豐庫狀準敕三月二日同奉聖旨特支賜元豐庫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令都水監相度分擘與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及應係將来取旨緊急須合預先興工去處工役仍不得令州縣科差尚書省看詳元豐庫既無河北路起發上京錢物即難以兊那三省同奉聖旨於河北東西路提刑司封樁舊法

坊場免役内特就便支給錢二十萬貫餘依巳降指揮所有令元豐庫支錢指揮更不施行臣伏詳二月六日所降聖旨權罷修河放罷人夫衆論皆謂東流故道夫役當罷其北流河水見行地分則當修葺固護以備夏秋之患實不可罷陛下哀憫百姓不欲科差所以今月二日續降聖旨支賜封樁錢二十萬貫和雇人夫自降此指揮外議皆謂南北丞地分并深州合興工役外所有應係將來取旨緊急預先興工去處即是李偉所領

東流故道回河之役縁二月六日聖旨内有俟令秋取
旨之文所以三月二日聖旨又帶下將来取旨去處工
役陛下以久旱欲息民勞北流興役蓋不得已而修河
權罷未一月東流功役復興竊恐枉費國財重為無益
河北百姓見此次第依前惶惶伏望聖慈於令来支提
刑司封椿錢指揮内除先降聖旨應係將来取旨緊急
須令預先興工去處功役一節更不施行外餘依已降
指揮以協中外之心臣已封還李偉請給等録黄乞罷

李偉差遣所有令來録黄亦未敢行下謹具封還祖禹此奏乃三月六日其從違當考據蘇轍九月末奏祖禹封駮後四月五日有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取旨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風聞朝廷議以封椿錢雇夫修河臣未敢為信既有所聞不敢不以上達若果有此事後時言之却恐難回已行之命竊以昨緣久旱聖恩放免夫役歡呼之聲道路相聞中外感悦人人慶快必然已達睿聽未及一月而議者却欲雇夫臣嘗面蒙宣諭雇夫只是名為和雇其實差科聖明已察其獘蓋官司貴得

易爲管勾所以須要土著之人雖朝廷約束丁寧終不免於騷擾當此大旱之時尤更有害農作況今漸近穀雨數日間若得膏澤便要播種正是農忙豈復得暇從役若此令既下必動百姓憂疑遂易歡呼復爲愁嘆甚不副天心仁愛矜恤之意欲望聖慈特賜詳酌侯奏稟取旨而賜誡飭大臣謹守已行之命取信天下顧此旱災豈得更勞民力如有合興工役處只令剗刷近處廂軍優支盤纏錢發遣不惟免却民間騷擾又不致妨廢

農務又得兵士十分功料又省國家分外支費大有所益並無所損伏惟仁聖深留宸念貼黄臣近日劄子言乞修見今大河向着堤岸其意為見管河清兵士及年例上河兵士人數自已不少或更就近差撥廂軍相添工役乞不更議雇夫恐執政别有數奏伏望以臣所奏事理特賜丁寧誡飭又封椿錢先帝本要備非常之用不可輕議支費伏望特賜主張（蘇轍奏附范祖禹後從違當并考）

壬申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忠彦

弟純彦妻知樞密院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
翰林學士承旨光禄大夫知制誥兼侍讀蘇頌為右光
禄大夫守尚書左丞　御史中丞梁燾言伏見近除韓
忠彦同知樞密院蘇頌尚書左丞續有指揮令忠彦立
班在頌之下臣竊惑之以官制言之則同知樞密院在
左右丞之下以近例言之則同知樞密院先入者在左
右丞之上忠彦自合在左右丞上令既不依官制又不
循近例仰惟聖意必以頌為老舊故特示此優禮忠彦

雖是晚輩然進之在前頌雖是舊人然用之在後竊以
朝廷尚爵宜正先後之次今既不以先後次之則是陛
下特形重輕之意陛下擢用執政其委任均一不可於
班次高下之間特有形迹使不安其處既不安處何以
責其盡心昨傅堯俞為中書侍郎班等自高不自聖意
處分即無形迹之嫌與今來忠彥等事體不同欲乞聖
慈裁酌只依近例序位庶於君臣恩意朝廷儀度皆得
其所伏望采納愚言別賜批降指揮貼黄二府名位貴

重人主用人於此為極人臣報君於此為盡若不用之則已如用之必使其如此乃為得也令升頒在忠彥之上於頒則為榮寵於忠彥與將則皆為愧懼是得一官之心而失二臣之意也恐非責大臣盡節圖報之理陛下以如此名器與人而却使人有愧懼不自安之心臣竊為陛下惜之此事不可不深繫聖慮陛下於大臣知其不可用而退之則可也見其有罪而斥逐之則可也容其在位而薄之以踈其心則不可也陛下自即位以

來凡有處分事皆允當人情慰服惟此一事外人皆言未至平穩臣既有所聞不敢不以上奏在頌以得被大用為貴不以班次相壓為重若依近例以先後為序於頌自無損況聞頌已曾辭避亦足以成頌之美伏乞用此意特賜指揮此據梁燾奏議增入其從違當考
癸酉命知潁昌府范純仁與知太原府滕元發兩易其任後六日罷之從中書舍人王巖叟言也巖叟言臣伏覩初六日除目延安趙卨太原滕元發皆進職易地臣

當行制忽得指揮㕘還臣不知所以固已疑之今日乃
以頳昌范純仁易元發竊聞用本路走馬奏章遂有此
除臣謂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惜不可輕用一人之言
而行之使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議豈
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
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聞元發在河東頗有
顯效為士大夫所稱按本路每歲入秋即自近裏州軍
發兵馬往戍河外涉春乃還坐耗芻糧於難得之地不

知幾萬計前此帥臣雖度知無事未有敢不遣戍者去秋元發獨能不遣為國惜費其利甚博盖其明見事機以身任責故為之不疑衆論莫不嘉元發有大帥之略臣計陛下必不知之知之宜不遽易也今言者蔽其所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已可見夫有顯效不録而陰言亟行四方聞之誰為陛下盡心者既以走馬一言易元帥將人人畏憚此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横之勢陛下不

可不察也此風寖長非朝廷美事貼黃稱一元發不足惜所惜者朝廷進退帥臣事體爾如臣言可採伏望指揮必留告命速詔大臣别加詳議施行陛下以方面屬人毀譽之聽不可不謹善惡之實不可不考若其材略足以當事雖小有疾苦何害於卧理如其無能雖壯安用也王巖叟墓誌云巖叟為中書舍人滕元發自太原易潁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當重惜令以走馬承受一言便易邊帥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寖長非委任安邊之福元發遂罷行走馬承受姓名當考又云巖叟封還滕元發詞頭因言元發能為探報不遺防秋人馬得帥臣體其後他帥已復遺矣而六年秋

有麟州之役言者不知乃謂巖叟在樞府建言罷之尋出知鄭州

三省樞密院言元祐四年冬季入流一百四十二人三年冬季入流一百七十九人四年冬季比三年冬季少三十七人將後次科場大禮奏薦轉員換授人數以三年分十二季約筭内一季約一百五十四人有零并元祐四年冬季入流一百四十二人衮合共計入流二百九十六人除身亡致仕勒停丁憂尋醫侍養假滿落籍及叙用服闋尋醫等參部人比折外其入流多二十人

乙亥詔祖父母在無子孫成丁委親捉軍者杖一百限一年許尊長自陳取㕔耆或鄰人委保放停即品官有服親捉軍者雖未有子孫成丁及非委親如願放停不以年限准此鄜延都總管司言委親捉軍熈寧法限兩月許尊長自陳而元祐易為尊長知後限一年許自陳頗容僥倖故立是法

己夘知亳州龍圖學士鄧温伯為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王巖叟封還詞頭言温伯賦性憸柔巧於傅會元

豐之末巳在翰苑交結蔡確求固寵禄及陛下踐祚之始褒嘉大臣是時王珪實位上相温伯草珪麻制則曰預定議於禁塗及為確詞則曰尤嘉定議之功輕重之間包蓄姦意陰受邪說以攘王珪之美徼幸異日操心不忠莫大於此及確之敗罪狀方露適在憂制未正典刑昨者外除嘗有天官之命門下封駮就改亳州搢紳之間已有疑論今方累月遽復禁林非惟邪正之混淆實恐賞罰之差忒伏乞収還除命别擇賢才庶遠姦人

以隆聖德詔以次舍人鄭雍撰詞既而給事中鄭穆再封還告命不聽御史中丞梁燾等相繼論列亦不聽燾論温伯已具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除吏書時令次論列當求全本以增入燾集乃無此也巖叟又言臣近封還温伯詞頭蒙指揮令以次舍人撰詞緣其日亦是臣當直退而自省茍非臣踈繆無此處分若猶冒處羲實難安伏望聖慈矜察特許罷職以適愚分詔不允巖叟又言竊以典誥之任所以發揮人主之好惡以示天下則别白賢佞乃其所先若用得其人便當采摭

公議敷之訓詞若用非其人則宜列上所聞請收除目故事不一流風具存今溫伯之用以邪亂正有害治體臣所以輒敢封還冀以忠良易此柔佞而蒙不回初命徒改詞臣則是臣濫居職分無補盛明莫伸守官之義有愧代言之責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俞允居兩月巖叟竟徙他官五月十八日巖叟改都承旨劉安世第一章云給事中兩次封駁當此時給事中兩人鄭穆及范祖禹也祖禹家傳載祖禹論議甚詳獨不云封駁溫伯除命然則兩次封駁皆穆也五月十八日王巖叟遷二十六日梁燾劉安世遷二十七日穆與朱光庭遷是皆不得其職也草溫伯承旨告者

鄭雍此據王巖叟繫年録

吏部侍郎范百禄兼侍讀百禄言臣愚竊以為分别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冀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令輙疏其條目如後凡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虚中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姦邪導人

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簡宗廟畧神祇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敦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踈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為公正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姦邪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卹惸獨則為姦邪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姦邪導人主以原情審罰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

姦邪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姦邪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為姦邪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分而聰明無惑矣傳載百祿進分別邪正二十條在四月十八日許講讀留對後令因百祿初除即附見此二十條要非密事不必留對乃進也

兵部侍郎趙彥若為禮部侍郎政目云尋依舊禮部侍郎陸佃加龍圖閣待制為吏部侍郎政目云尋依舊光祿卿范純禮權兵部侍郎彥若佃尋復故純禮改刑部十六日彥若佃復為禮兵侍郎純禮改刑

國子司業豐稷為起居舍人　湖北提刑司言

侍令
弁書

元祐敕品官之家不得請射乞改為請佃字從之

辛巳殿中侍御史孫升為侍御史升言臣祗受誥命其詞云爾其察邪正之原昭賢佞之路臣愚不肖仰佩聖訓敢不夙夜自竭蓋天下治亂安危繫于邪正消長而已夫邪佞之人未必顯為大惡以暴露其迹但陰為朋附蔽匿姦謀依違俯仰一旦得志則害及天下矣宜乎聖訓之告戒丁寧也臣伏聞近除鄧温伯為翰林承旨

温伯嘗為此職適以憂去當蔡確之姦惡未露而温伯朋附之謀不顯既無大惡苟居此職未以為過今日蔡確怨謗君親自謂有功於定策欲掩太皇太后天地之全功確既投竄炎荒而姦惡敗露朋附之謀亦已彰顯温伯由此遂為公論所棄矣何則温伯朋邪之謀見於制命自蔡確罪惡暴於天下則温伯所為制命傳於四方而朋邪之迹雖欲蔽匿不可得也當皇帝陛下即位之初王珪為首相温伯為珪之制詞則曰預定議於禁

塗獨蔡確之制則曰尤嘉定議之功審如温伯之言則當時必有危疑不决之議頼確而後定凡先帝與子之意太皇太后立孫之功皆為蔡確所掩者率由温伯制命之詞也温伯朋附懷邪如此朝廷若還之舊物預聞密命清切之地付之匪人臣竊恐邪正之不分而賢佞之不明也伏望聖慈特加省察早降指揮追除温伯除命以明邪正之原則天下幸甚三月末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八日七月二十四日可考

新知齊州曽肇知陳州

癸未户部尚書吕公孺提舉醴泉觀　大理少卿劉衮知齊州　詔時雨未足權罷春宴　鄜延路經略使趙卨言夏人商量分畫界至催索公牒准樞密院劄子除塞門寨於東西北三面各取二十里為界外其蘭州界并定西城界堡寨及本路義合與河東吴堡寨比接諸城邉面齊截去處於城外打量二十里照直為界擇地卓立封堠修建堡鋪仍詳此大意潤文修定牒本聞奏詔鄜延路經略司令保安軍移牒宥州訖奏政目三月末宥州牒

除寨門屈曲分晝其餘此接諸城取直晝定其間地土雖甚闊遠亦劃屬漢據此云云則或是正月末事非三月末也政目板數差錯更考之

丁亥左中散大夫呂希道為少府監

己丑詔太師文彥博致仕恩澤依條外特與一名廿四月二十二日

庚寅戶部言接送人知州及兵官路分都監以上許差禁軍路分總管副總管鈐轄仍許差馬軍他官並許差廂軍委無人即支雇錢每人每程一百文足從之新削

辛卯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孔武仲為國子司業　新永

興軍路提㸃刑獄楊畏為監察御史左諫議大夫劉安

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言臣等伏見朝廷以御史闕員

屢詔近臣俾舉所知向者大臺及兩制等數以名聞未

嘗採録中外疑惑莫知所謂及再令舉官敕下畧出事

因如葉伸穆衍則曰已係省郎陳鵬則曰已係監司臣

等遂於常調通判資序中以陳古張徵充薦二人者皆

崇厚剛正可任言責剡奏以來于今兩月未蒙朝廷有

所簡拔今日乃聞以楊畏為監察御史竊惟祖宗之制所以命近臣舉言官者盖耳目之任不欲置執政之私人也令兩制等奉詔舉官不合大臣之意則妄以監司省郎為觧拒而不用楊畏不係所舉之士又見充永興軍路提刑未審朝廷何名除授臣等後来所薦既非監司省郎即合依公掄選他日苟不稱職自可并坐謬舉之罪今既未嘗試之以事而便謂其才不堪取舍任情殊無義理伏望聖慈追還楊畏新命止令于兩制等舉

到人內選差庶使祖宗之法不至廢壞又言臣等伏覩
祖宗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左諫議大夫樂黄目知制
誥陳知微于常參官舉公清彊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
臣等竊惟聖訓皆有徵㫖何者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
僚茍非剛正無私不可濫居此職故須先擇舉主使之
引類是以受詔者知明主眷待之厚遴簡端良被舉者
體朝廷責任之意崇尚名節得人之盛無媿前古厥後
方今兩制資次舉官當時議者已謂無善惡皆得薦士

故多非其人然亦未嘗専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名楊畏畏見受永興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謟遂成虚文祖宗法度日益廢壞臣等竊為陛下惜之况二聖臨御仰成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得失何由晝達天聽為大臣之計則安為陛下之慮則踈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

蒙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又言祖宗以來尤重風憲之任必得公正之士付之彈劾之權所以糾察百僚振肅綱紀雖在人主未嘗敢以己意用之必命近臣與臺諫長貳更互奏舉以協中外之望如畏者初無自立之譽又非應詔之薦忽蒙簡拔甚喧物議昔王安石當國惟以破壞祖宗法度為事每於言路多置私人持寵養交寖成大弊令朝廷之政率由舊章豈容臺臣更蹈覆轍伏乞陛下審察事理罷畏

新命再令近侍各舉所知庶使端良不廢故事又言竊聞議者以謂本朝嘗用舊人乃欲持此沮抑公論臣伏覩祖宗以來雖有復名之例率皆風節㬥著為搢紳所服如呂誨之類者方可不用奏舉再授言職令楊畏從王安石學議論駁雜及呂惠卿用事又傾心附託後緣舒亶之薦得為御史觀其所主固已刻薄考其素履尤為乖異豈可為有故實妄引匪人竊謂朝廷不至乏才如此之甚伏望陛下審察義理罷畏新命庶幾言路純

一衆聽不惑又言竊惟御史之官朝廷雖有復名舊人之例謂宜審其材實參以公議如畏之趣向乖僻附麗姦邪搢紳之間多所鄙薄非獨出於臣之私言也况元豐之末已甞任用在職之日苦無建明雖粗魯彈擊貴近亦是承望權臣風旨為之鷹犬今若不考其素輕授風憲匪人得進寖壞言路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早降指揮罷畏新命以稱陛下為官擇人之意

五月二十二日乃從安世等言畏改工外王巖叟繫年録云畏除御史言路譏畏學王荆公附惠卿主舒

亶遂罷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竊聞近除楊畏監察御史名命既下畏凡再辭誠意激切蓋有不忍於其親者觀其心於事親則足矣於事君則有所未暇也古人有言忠孝不兩立此雖非聖人之道然無傷於士君子之行也伏願陛下成畏之孝於今日而責畏之忠於異時特允所乞以安其分 劉安世朱光庭攻畏甚力而梁燾獨有此奏不知何也附見當考 初除畏御史在三月二十六日罷在五月二十二日 陝西路轉運判官游師雄為提點秦鳳等路刑獄提點秦鳳等路刑獄張舜民赴闕 政目

二十六日張舜民赴闕當考梁燾集有薦舜民兩奏舜民傳云為秦鳳憲未幾以考功員外郎召舜民力辭許還舊任俄除殿中侍御史五月二十二日舜民為殿中侍御史

知河南韓縝言太中大夫致仕程珦身亡請以其弟琉特權管西京國子監從之琉何官當考據附

是日都省吏時忱出職任永壽歸吏部政目三月二十六日又二月二日可考板數錯亂又恐是正月二十八日

壬辰工部言車駕幸瓊林苑金明池舊制三月下旬取旨詔今歲權罷仍舊令支賜

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呂公孺卒贈右光祿大夫

卷四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范重傑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四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五年三月甲午侍御史孫升言臣聞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蓋政事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如影響之應形聲也伏見自春以來雨澤愆期聖慮焦勞至誠惻怛憂念元元祈禱天地宗廟神祇可謂至矣然雲屢密

而不雨或雨而不能霶霈未副陛下焦勞之意者何哉豈冤抑愁歎有所未伸以傷天地之和氣耶蓋匹婦銜冤猶能致旱況縉紳士大夫乎竊見比部郎中劉宗傑昔年因執政與御史協比追攝宗傑繫獄都省人吏希旨為姦宗傑久負屈抑一旦身居刑部因見從初行遣不公案牘恚憤不平遂再三論列雖事係大赦以前緣宗傑剛忿常罹繫獄之冤不能隱忍自謂今日可以暴露姦宄之惡朝廷怒其如此黜之郢州又下御史臺差

人押出如宗傑一人固不足惜但自此陳訴六曹屈抑者每指宗傑為戒無復敢有再三奏陳者而尚書省諸房明有勑令應公文申陳論訴六曹行遣不當不得更付本曹自合本房取索公案考察當否與奪結絶臣訪聞尚書省諸房避見與奪行遣都司不復檢察往往却付本曹取會迂枉稽滞至有經年不决者受屈之人又不敢再有奏論愁歎之聲盈于道路天聽髙遠何由聞知況尚書省乃天下訴訟取決之地而稽違如此何以

副陛下至誠惻怛憂念元元之意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內外臣庶應有曾經朝廷論訴寃抑久未結絶者仰具詣實因依經登聞鼓院投進並送兩制諫臣取索從初一宗行遣看詳事理疾速與奪逐旋聞奏庶幾伸雪寃抑感召和氣少副陛下焦勞之意中外幸甚編類章疏係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劉宗傑黜知郢州在四年三月八日

是月宥州牒除塞門屈曲分畫其餘比接諸城取直畫定其間地土雖甚闊遠亦割屬漢此據政目但板數差錯或是正月末事當

存此去彼

御史中丞梁燾言臣聞湯以六事禱旱其一曰政不節歟今朝廷議減官俸罷吏禄君子嗟惻小人愁怨公利所得不多人心所失已甚減俸傷養廉之名罷禄有縱貪之實其近政不節矣伏望聖慈批降寢罷以安羣情貼黄戸部置局減省已久四方取索文字紛紛不絶不惟減刻之名虧傷國體而又行移之迹動揺人情官吏坐食更增浮費但見所損未知所益伏望聖慈詳酌此事終是不便速賜指揮罷議浮費局但委本部郎

官結絶減省一事令來人情嗟怨議論沸騰必已上達
聖聽若忽降中旨罷局盡得中外歡心臣所以乞批降
中旨所貴恩德上歸兩宫事體自合如此招怨動衆非
今日可行之事伏乞深留聖意仍乞令後深察妄議一
切不行漸就安静上副清衷燾言不得其時因是春旱附三月末正月十日燾先
有論列
御史中丞梁燾等言燾去年十月四日為中丞臣風聞尚書
省人吏時忱等四人用酬奬推恩具已擬定多是違法
内任永壽自文資選人換殿直却留在省蘇安静自主

事減所少月日直補都事此二人尤為僥倖某人轉一
資其人減二年磨勘太優永壽等四人素號强横舞文
用事自元豐以來大臣倚以為姦故不能制令執政亦
有優容聽任之謗比來酬奬輙敢自營豈可更留政事
之地伏乞聖慈明察候進呈文字特賜指揮且用擬定
名目並與轉出如此處置可以少補威明存全公道此
事臣等訪聞參考得實方敢上奏如聖意采用臣言即
乞批降指揮應干繫人特免根勘其四人並依條與合

出官遠小處差遣所貴中外咸仰威明四人姦狀暴著人人皆知之獨恐朝廷未知爾言路既久聞公議沸騰不得不言今若取此四輩逐出示朝廷本不姑息此曹即自然羣情厭服人言可止臣恐來日便有進呈故急以奏聞葢垂簾之際此等事不可使之浸長須當裁抑以正公道如出聖斷則下知敬憚政日五年二月二日都省吏蘇安靜時憚許出職三月二十六日都省吏時恍出職任永壽歸吏部又言竊聞尚書省人吏任永壽等四人連黨為私濫冒恩典超資越級紊亂法度

閉塞公道羣情共怒御史劾治允合清議竊以正本之地綱紀所屬執筆之吏猶須審擇似此姦孽不可復留伏望聖明洞察並賜斥逐仍乞面飭大臣盡公施行少懲官弱吏彊之弊以正威柄貼黄胥吏營私冒利為事亦小至於壞亂法度欺罔朝廷其體甚大此臣不敢不言也伏望聖慈早賜施行以儆姦慝又言臣近論奏御史劾治尚書省吏四人壞法盜賞並乞斥逐竊聞已降指揮任永壽送吏部三月二十六日其人别無施行庇留僥倖

制罰不明愈為政令之累清議殊未厭服竊以朋比為姦而不去是容其為姦而不禁其長惡也同罪而異罰非所以持刑之平而示天下以至公也然則何以尊朝廷之清明懲小人之無忌憚乎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并出其人用臣僚所言其等罪狀明行斥逐震摧陰慝以全綱紀其人當斥其姓名蓋時怵時憚蘇安静也又言臣竊以今來臺臣奏劾尚書省人吏任永壽等四人事最得詳實此四人雖走立簿書之間氣岸侵侮口決可否招權用事從來最

著外議沸騰人皆知之惟是聖聰高遠久未徹聞大臣
為此輩蒙蔽或有未知最是凌奪化權擅擬特旨壞亂
法度情涉巨惡義不可容若不痛為懲誡小人轉更恣
橫向去必有甚於此事者當兩宮臨御之時所當嚴謹
法度肅正綱紀使中外遠近皆知敬憚此臣等所以望
重賜施行也自合乞送所司根勘明正典刑仰惟聖慈
曲全仁貸慮致根株牽聯其事甚大故臣等但願逐去
四人姦惡最甚者亦可使少知儆懼若是姑息存留自

此無復沮止百司胥吏無以懲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伏望聖慈深以為念特降中旨早賜施行貼黃大臣本
只是失點檢鹵莽為過至輕既聞有人言便合具實面
奏謝罪後乞一一改正如此方為公忠恭順若或委曲
庇護妄說道理既不肯盡行其事又不肯逐去其人即
是全無畏懼公然黨惡與之同為欺罔其罪甚大臣不
敢便謂大臣如此伏望聖慈面賜檢察如果涉此傲慢
之跡亦望令臣等略知又貼黃臺臣令來論列此事乃

是能為陛下點檢朝政闕失儆察羣下蒙蔽不畏彊禦不避怨怒無負於兩宫聖恩矣伏望睿慈更賜主張如因上殿數奏優賜開納使得盡忠直之言上補聰明又貼黄恭聞陛下至公無私以正天下至如昨来大臣朋姦罔上亦所不容况此三四黠吏玩法自營豈可一日而留有玷政事伏乞斷在不疑速賜施行免致言者紛紛紊煩聖聽若以過惡言之則其人為第一若以名目高下言之則其人為第一然此四人表裏為姦大體相

同不可使在政本之地伏望指揮與遠小處差遣明年五月

十八日中丞趙君錫言近降敕命任永壽決臀杖二十千里編管

肅又言臣竊以左右司之職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近者人吏違條冒賞事由都司而後下曾無舉正罪孰甚焉令若置而不問何以儆飭慢官竊恐諸司綱紀寖以不舉公議廢欝有害政體伏望聖慈詳酌特賜指揮施行以示法令之明貼黄狡吏亂法遂招物議已蒙朝廷逐去姦人無復可論者緣都司正是糾違之地而先自失職不

可並無行遣此物議所以未平而言者不敢輒止也伏乞聖明詳酌早賜指揮又言臣竊以臺諫近累論列都司失職至今未蒙指揮朝廷方覈功罪之實而示天下以至公尚書省政本之地而刑賞又政之大者有罪之罰不可略于近私而寘於踈遠以疑清議伏望聖慈深察早賜指揮檢會累奏施行又言臣近論奏都司失職乞賜詳酌行遣至今未聞指揮竊以都司為政府屬官所以補救執政之闕失而糾正諸有司之綱紀也茍曰

事一出於其長而我不預焉安用其為屬官耶吏誕謾壞法而不知舉將何以盡糾正之任而為之長者亦誰賴而求全耶謂之委曲容姦則不可偏累以私謂之偃仰忽事則不可獨歸其責朝廷方覈功罪之實而示天下以至公尚書省政本之地而賞刑又政之大者不可私於比近而重廢法以疑清議焉欲望聖慈明察指揮檢會臺諫官所奏參酌早賜施行　侍御史孫升殿中侍御史賈易言升與易同奏據十二月十八日升劾杜常遷常少章臣聞威福專

出於人主則賞罰公於天下執政大臣秉國之鈞惟德是與推平一之德則無偏黨重輕之私以至公為心則有進賢退不肖之別當垂簾聽政之日是輔臣一德之時苟違平一至公之心則致作福作威之漸此陛下不可不察也伏見中書省後省修六曹寺監祿額文字了畢置局累年費用不少所減止及十萬尚書省吏額房又止是看詳重輕而本房人吏申請以為自來未有似此體大者瞞欺大臣聾瞽中外各徇私意僥倖恩典內

蘇安靜乞先補正都事任永壽乞换本等班行時惲乞先次補守當官皆不俟聖旨便行擬熟况特旨乃法令之外出於人主之意惟君上得專非人臣所擬令來三人既徇私意陳乞違條例恩賞不俟聖㫖更行擬熟則是爵禄名器胥吏自專而賞罰威福人臣可作安有仁聖在上忠賢協謀乃容此曹自擅爵賞肆己所欲紊亂紀綱且官弱吏彊豈宜見於今日而廢法亂紀將必由於此曹臣誠孤微職在繩糾官為耳目苟懷畏避以自

取容則上負陛下委任之誠下失徵臣平生所守發於
忠憤不避怨仇有補聖明誅死無恨伏望聖慈察臣所
奏少賜省覽宣示執政大臣自祖宗以來有司看詳文
字有無大於六曹寺監禄額者本省人吏陳乞違條例
恩典有無不俟聖旨便行擬熟者出自聖斷早賜施行
天下幸甚貼黄先朝創立官制為一代之典可謂體大
矣豈與令來看詳六曹寺監禄額文字為比然官吏止
是等第支賜即無法令之外特擬違條例恩賞事又言

臣近論奏尚書省都司壞陛下之法廢陛下之令使法制不專於人主詔令不信於朝廷罪惡顯明中外憤鬱若不明行典憲何以肅正紀綱伏蒙聖旨付外施行臣竊聞都司官吏别無行遣止送任永壽歸吏部永壽送吏部在三月二十六日中外聞之莫不怪駭伏以朝廷上下維持者以有法度紀綱乃治亂安危之所繫也令都司官吏公然廢法令擬特旨擅爵賞肆已所欲紊亂綱紀執政大臣苟無容姦縱惡之心必正壞法亂紀之罪若姑息猾吏

容養姦惡不正典刑異日將有甚於此者而人臣作福
作威之漸必自此始陛下不可不以防微杜漸為戒也
伏望出自聖斷别賜處分付有司明正典刑則中外肅
清天下幸甚貼黄臣前後奏論尚書省公然廢法令擬
特旨擅爵賞紊亂紀綱令來若不正都司官吏壞法亂
紀之罪則執政大臣何以自明都司官吏顯有廢法欺
君之罪若執政大臣姑息而不治則與都司官吏之罪
同言事官知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終是亦同為欺君之

惡也又言臣伏以亂法之刑無重於矯制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於義必誅在法無赦謹按時忱等欺罔朝廷隳壞法度特旨出於君上而都司擅擬爵賞由於人主而忱輩自專紊亂朝綱損傷政體罪惡盈貫人神不容若不明正罪犯而止送吏部不加竄黜而復齒仕塗則是欺君者不誅亂法者無罪何以尊主上之操柄杜人臣之僭竊臣為陛下耳目之官立朝廷紀綱之地將何面目出入禁廷稱為御史若執政大臣不正忱等壞法

欺君之罪即乞行御史安言失職之誅以謝中外（五月十八日永壽決杖編管）又言臣伏以陛下臨御之初元祐元年十月所降勑條以防三省人吏冒賞之弊示至公於天下為萬世法都司郎官一旦廢而不用徇姦吏時恍任永壽輩私自陳請違條擬賞公議不容時恍任永壽輩陛下知其積惡為姦既皆屏斥獨都司郎中久未行遣中外為之不平論者謂大臣之意於屬官有所不忍且都官忍廢陛下萬世之法而重違姦吏之請安有大臣不忍

行遣一二屬官而輕廢天下之公道乎伏乞出自宸斷早降指揮天下幸甚又言臣近累奏論尚書省都司郎官廢陛下不刊之成法徇姦吏無厭之私請違條擬賞乞賜罷黜少慰公議至今多日未奉指揮臣誠孤微居紀綱之地以法度為職苟懷畏避言之不終是亦同為亂法欺君之惡也且朝廷上下維持者以法度紀綱而已法度之行必自近始其廢亦必自近始都司者所以按覈六曹二十四司之稽違都司廢法則六曹廢法六

曹廢法則百司廢法百司廢法則四方郡縣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為國乎此惓惓愚忠至於再三為朝廷法度紀綱不能自已也伏望聖慈省察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則天下幸甚貼黃都司所廢之法乃陛下臨御之初元祐元年十月所降勑條以防三省人吏冒賞之獘示至公於天下為萬世法令都司官吏一旦廢而不用此臣所以尤為陛下惜之也元年十月八日胡宗愈上減定三省人吏酬賞之法

右諫議大夫劉安世言臣伏見尚書省吏額房看詳

中書後省所修六曹寺監祿額文字都事時怳於司勳所定酬賞之外別擬特旨違法推恩其事已具臺章臺章不知何時上當考中丞梁燾四年十月除殿中侍御史賈易四年五月除侍御史孫升五年三月自殿院除臣不復論竊聞近降指揮改從司勳元議而舞文之吏尚仍舊職事繫紀綱須至論列檢準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勑節文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屬本省外其勞績合推恩依例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令來司勳既以勘當各已指定酬賞而都司輙敢廢格旋擬特

旨所得恩例四人獨優僥倖無憚莫甚於此且天下之事既有定法循常進熟即可奉行惟是重輕可否之間規矩繩墨之外非常之斷必歸人主是以進呈之日面取進止大臣於此猶不得專豈有胥徒乃可擅命冒昧公議欺罔執政違法亂紀漸不可長伏望聖慈詳察事理據令謬賞之人除若無大過自來不為人所指目者並依司勲勘當推恩且令依舊外其時忱蘇安静任永壽時惲四人姦惡如此不可復留欲乞並除合得官悉

令外補庶幾稍破黨與不致亂政又言安世集此係第二章臣近具劄子論列尚書省都吏時忱等四人舞文亂法過冒厚賞乞行罷斥以破黨與竊聞時忱及任永壽已令補外時忱出職任永壽送吏部在三月二十六日永壽後坐贓徒配五月十八日可考時惲蘇安靜尚留公府二月二日時惲蘇安靜許出職物議未安須煩天聽臣竊謂有司遷進數吏恩澤厚薄固未足論然尚書省乃政本之地法度之所自出若欲包容姦慝廢格條詔將何以訓廸在位表率四方臣詢採衆言考驗實狀惟此四

人者招權用事蠹獘非一今去留相半無以示懲而又同罪異罰有害政體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并蘇安靜時惲悉令斥逐庶懲巨猾以厲其餘稍存紀綱不累聖政又言安世集此係第三章臣近嘗論奏尚書省都事時忱等違法冒賞乞行斥逐雖蒙朝廷節次罷免時忱任永壽先出此云節次罷免則時惲蘇安靜亦相繼逐去也當考其時而考之輿論皆謂行之未盡公議尚鬱臣不敢蔽輙具條析上取睿斷臣伏見今年正月二十三日敕節文檢會吏

部狀準都省送下任永壽等狀重别看詳六曹寺監吏人祿額文字了當今參酌欲任永壽候出職日循一資時暉候補充守當官日陞四名蘇安静與減二年磨勘時恍與減一年磨勘用為酬奬尚書省白劄子都司擬到時恍減二年磨勘蘇安静擬特與先次轉補都事任永壽選滿合注判司簿尉以封樁户房合得循兩資乞換授擬特換本等班行依舊祗應時暉擬陞八名緣有勞績六次該陞兩名累計十名擬免試先次特補守當

官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節文今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臣看詳任永壽未合出官故吏部擬定候出職日循一資令來無用封樁房轉官酬奬換本等班行即是併合就重其違法者一也又勅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已猶不可論功況出他人豈可冒受其係專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臣看詳蘇安静等所行吏人祿額文字雖係置局蓋置局因藉門下中書

後省已成之書覆行參校稍有損益既無絶異之効止合量加賜與而減年換官升名特補惟其所欲不顧條禁其違法者二也又勑節文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勲勘覆以防弊濫惟三省人勞績重者轉官輕者自來不送司勲一面擬畫遂致隂廢正條漸增優例令後應三省人有勞績合推恩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行臣看詳任永壽等所乞酬賞元送吏部本部即合遵守勑令量其勞効等第支賜而乃以減年循資陞名之類上

尚書省至於都司則又棄而不用更擬特旨倍加優厚其違法者三也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深患三省姑息之弊又因臺諫論列遂詔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司郎官同裁定聞奏是時取㑹到治平以前及熈寧後來條例參酌到合行裁損事件十有七條臣前所引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是雖未能盡除蠹弊而近歲僥倖之風亦稍革矣臣竊謂朝廷所以治天下者莫大於典刑陛下既命大臣造出法度以授有司如已善已具則上

下官吏所宜遵守奉行猶有未也則當條陳其事建乞改正令前件詔勅並無衝改不識有司安敢廢格其尤不可恕者都司於吏部所定之外别擬特旨假人主非常之斷奉胥吏無厭之求此而不懲公道將廢伏望聖慈審察事理應都司違法官吏並行罷黜吏部擬賞不當亦行責罰仍乞面諭大臣協心奉法無縱舞文之吏以干至公之政天下幸甚又言安世集此係第四章臣近嘗論奏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乞賜黜責令已累日未聞指揮臣

竊惟尚書省乃政本之地而左右司所以副貳丞轄糾正省闥自行官制以來尤為高選非聰明諳練守正不回之士孰宜居之乃者猾吏舞文妄干賞典都司明知三省人勞績不許併合就重陳乞而公違詔勑以任永壽時惲自列微勞遂於吏額房酬賞之外更用别房恩澤換官特補以厭羣小之欲考之輿論皆謂永壽輩雖憑恃城社僥倖苟得而可否之決法度存焉為都司者誠能徇公滅私則與奪之際必合物議惟陰懷顧望奉

法不謹是以典憲明具未嘗衝改而輙敢廢格別擬特旨以此論之姦吏之妄訴則法在都司之失職則法亡不有顯黜恐無以為天下曠官之戒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指揮施行　安世又同右諫議大夫朱光庭言安世集此係第五章臣等令早延和殿進對嘗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罪不可貸伏蒙面諭令臣等親至都堂理會者竊惟故事臺諫官登對畢自持劄子中書呈納故可與宰臣已下相見自垂簾聽政後来上殿臣僚止是

封進劄子別無名目可至都堂是以未敢奉詔臣等謂朝廷所以為天下之本者以有法度也陛下設官分職內外錯綜所以行法也又置臺諫之臣付之言責所以司察中外之亂法者也今都司泊舞文之吏蔑棄典刑則是曠官臣等見亂法之臣而不能正則是辜陛下任寄方二聖臨御仰成大臣之日正是謹守法度維持紀綱之時而尚書省都司附下罔上廢格詔令若肅紀綱保守法度今後稍有畏憚易為彈壓據安世第七章云前月十九日所進

劉子即指此但不知前月是何月耳以事先後推尋當是二月十九日蓋三月二十六日任永壽送吏部必因言者不休故有此行遣自永壽送吏部後言者亦止明年五月間永壽決杖又自緣他罪然則言章並合附三月末為允其別幅畫一云安世集此畫一即與第六章同上臣聞羣姦被劾頗有遂非之論竊恐邪說交亂公議須至條列以破其妄伏冀萬幾之暇特賜詳覽或粗有義理者即早乞聖斷施行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節文公府張置吏屬主行文書檢勘差謬乃其本職自非灼見隱伏事涉有害豈可一一論功編修看詳條例陳獻利害既

如狀施行即不當無賞如此之類理當推恩勘會治平已前諸房亦有許點檢酬獎條例緣自熈寧後來始用陞名之法但歲終比較以為賞罰其後增累夸大各自陳述未嘗比勘對理以至輕重不等至有頓陞五六名之例誠為過當契勘左右司見準朝旨修完人吏功過條例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條貫第三等以上勞績者許比較令申明三省人吏點檢外司勞績等並許依舊施行其先修例册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

增損立為定例遵守施行臣竊惟上條雖編修看詳條例有理當推恩之語緣下文有增累夸大頓陞五六名之弊又云左右司見修人吏功過條如有輕重過當仍逐事參酌增損聲說立為定例即是未有正法令來司勲拘泥理當推恩之文便將任永壽等定從優例臣以不見得左右司修到册惟據元條以熈寧後來陞名之法指為過當今已裁損而司勲尚以時惲陞四名蘇安静等各減二年磨勘即是推恩已優與元初申請之意

有所不合然而未至太甚臣是以止乞薄責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節文檢會熈寧十年十月九日中書劄子應功過係兩事已上不得併入高等各隨事高下分為功過看詳上條所以約束不得併用者為逐事之中有不該収使等第假令不按治恐無以表率四方惟聖慈深察事理早行罷斥以伸公議　安世又言

安世集此係第六章又注留中兩字

臣近巳五次論列都司違法擬賞乞正其罪至今未蒙指揮臣竊料陛下所以難於必行豈

非謂事連執政恐傷大體是以聊屈衆議以安大臣之心乎臣雖甚愚固已上體聖意然臣自叨諫列已踰二年前後奏章不啻數百惟是明白的確為衆人所知者方敢以聞此則愚臣之所自信而陛下之所深察也乃者任永壽等妄干賞典臣所以不論執政而劾都司者葢遷補人吏非大臣之事而尚書省白劄子明稱都司擬到則是事由有司而起執政容或不知也惟其交結姦吏欺罔大臣蔽匿三省專條僥倖國家恩賞是以兩

省諫官及御史全臺並具論奏乞行按治而小人被劾遂非畏罪巧說執政引咎自歸意望聖慈容貸以免已責又大言於搢紳之間曰御史言杜常赴時忱之會而實未嘗有事皆誣捃朝廷已寢而不行矣臣竊謂杜常曾與造時忱之門事跡曖昧言者得於風聞容有不審至於擬賞亂法則文案具在昭如日星三尺之童皆知其姦不待言而自辨就如其說御史兼指杜常之私行雖或失實姑息之可也諫官之疏蓋專論都司之曠職

附下罔上罪狀顯著豈可以御史一事之誤而并棄諫官可行之言乎日近小人見公議之屈抑鼓舞抃躍屢有德色臣忝備言路義難緘默謹以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勑文并令來違法之事隨其偏亂折以正論合為一奏具之别幅敢冀陛下深賜省察出臣後章付外施行臣亦不敢必望朝廷責降都司官吏但以此輩既任其職而不能守陛下之法尚容居位何補於事若陛下粗以臣言為是即乞批降指揮盡除外官或聖慮猶以

為難顧止令罰金上使兩宮不失禮遇大臣之恩次俾
諫官御史稍舉職業下則罪人無所幸免而使羣小知
朝廷有臣等振作逐事各理豈得併為一處顯是僥倖
欲乞令後應陳乞勞績各隨事大小施行不許併合就
重陳乞臣竊惟上條既已指定令後陳勞績各隨事大
小施行不許併合就重是已有定法後來自合遵守令
司勳以任永壽吏額房酬奬候出職日令循一資都司
更以封樁房恩例累併就高等特換本等班行司勳以

時惲候補充守當官日陞四名都司吏以左選勞績併作十名先次特補守當官顯是蔑棄典刑附下罔上臣是以乞行罷黜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節文人吏主行文書職事當然若事成於已猶不可論功況出他人豈當冒受如開修運河大理獄空首末行遣皆出他司又自六曹勘當本房止是經手行遣却等第支賜事屬無名欲令後似此之類並不與推恩其係專置局及東西府宿司行遣事畢即許量勞支賜臣竊惟六

曹寺監人吏禄額文字本係門下中書後省删修成書尚書省止是覆行參較稍有損益止合引用上條量行支賜而遂非者以謂此條止為本房人吏立法如工房行修河禮房行大禮事畢之日方合支賜臣以為不然何者六房人吏若行本房公事自是職分當然豈得更别置局如邉事大禮河防轉補之類文字擁併期會促廹又自有東西府宿司行遣之法令来尚書省既創立吏額房之名抽差别房手分主行文字顯是專置之局

既已了畢止合支賜而減年換官陞名特補惟其所欲臣是以論司勲所定為太優而都司所擬尤為亂法也一檢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勅節文尚書司勲掌賜勲定賞録用世勞定無法覆有法看詳官吏諸色人酬賞並由司勲勘覆以防奬濫惟三省人重則轉官輕則支賜自来不送司勲勘覆却一面擬畫推恩遂致隂廢正條漸增優例欲乞應三省人除歲終比較屬本省外其有勞績合推恩依舊送吏部勘當上尚書省次第施

行臣竊惟上條三省人吏應有酬賞所以必由有司者蓋欲稍抑僥倖之弊以存公道也今來任永壽等所乞賞典既送吏部雖司勳未有正條所擬差厚而參酌比附猶為有說尚書省自合依法次第施行而都司不憚無名更擬特旨所得恩賞例皆增倍假人主非常之斷以足姦吏之欲輕侮朝綱陵蔑公議此臣所以願陛下必行之也此別幅與第六章同上第七章所指前月十九日劄子應即指此也又言安世集此係第七章臣所以上犯聖顏下忤執政數進狂瞽期於必行

者非特區區於二三郎吏而已所可深惜者陛下之良法也去歲臣以職事進對親奉德音以謂臣僚才得富貴便須改節伏蒙訓飭使臣常如今日自後洊承恩擢遂長諫垣誓堅一心上副聖意今都司官吏廢法而不守挾私而罔上恃賴執政不畏彈劾公肆大言必保無虞臣若愛身固位置而不論豈非辜陛下拔擢之恩亦甚非愚臣平昔之志遂於前月十九日具都司違法之實并姦人遂非之論畫一條奏折以義理蹢躇俟命今

已半月豈陛下以謂既逐羣胥不必窮治故寢臣疏不付外庭乎臣雖至愚豈敢勸陛下為已甚之事蓋任永壽等雖已酬奬乃小人僥倖之常能未足深責為都司者茍有一人能執元祐詔書則必不至濫推恩賞惟交結羣小輕侮朝綱蔑棄典刑憑恃城社則是罪在有司不可不治臣前奏所謂姦吏妄訴則法在都司失職則法亡者正為此爾若不稍加懲戒深恐小人之氣日益增長臺諫之風遂將陵夷臣亦何顔敢處言路況臣所

乞止於罰金既非深文惟欲少正國體伏望陛下察臣至懇以前月十九日所進劄子批降指揮施行又言安世

集此係第八章

臣竊惟三省之吏久習姑息朋黨交結牢不可破元祐之初司馬光秉政素疾其事亦會言者常有論奏遂具建明乞加懲革尋奉詔旨專委給舍左右司同共詳定疏為新令十有七條裁抑僥倖時稱良法後人雖不能潤澤之猶當協力固守以示至公令勅文具在並無衝改而都司陰附羣小輙敢廢格倡為邪說文過

飾非臣已於前月十九日晝一劄子中畫破其妄且公府設屬本以糾正省事若朋姦罔上蔑棄典刑既不加罪又俾在職異日有犯法亂紀不識何以詰之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前後章疏早賜施行貼黄臣聞中書舍人顔復道右司晁端彦之語曰裏面主張甚緊必然無事臣竊謂陛下常以至公為心决無主張小人之理不識端彦安得此言蓋有大臣漏露德音故使此輩恃賴愈增氣燄伏望陛下察其姦狀出臣晝一之章庶

羣邪自知其罪不敢造播邪說以惑衆聽五月六日中書舍人顔復

道改國子祭酒翼日卒五月八日右司郎中

晁端彦爲發運使或與此相關更須詳考之